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耕帖卷十三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詩一

詩緯含神霧詩者持也在於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諷刺之道可以扶持者也劉熙釋名詩之也志之所之也鄭康成禮記注詩者承也政善則下民承而讚詠之政惡則諷刺之案劉說爲最初之義古文詩作訨出古文之字也故子夏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釋名之訓本於此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刪詩之說創始於此歷代儒生莫不承用唐孔穎達疑其說故作正義以爲經傳所引諸詩見存者多亡失者少不容孔子十去其九歐陽修詩本義迺一說云刪詩

云者非止全篇删去也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
或句删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
是遠而此小雅唐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爲遠
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删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
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謂其盡飾之過
流而不返故章删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
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
字爲意之害故句删其字也周子醇因其說而申
之云孔子删詩有全篇删者驪駒是也有删兩句

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删一句者素以爲絢兮是也鄭樵詩辨妄上下千餘年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併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非有意於删也删詩之說漢儒倡之朱子曰人言夫子删詩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删去只是刊定而已葉適水心集周詩及諸侯用爲樂章今載於左氏傳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者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後删十取一也又論語稱詩

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然天爵讀詩疑問亦謂當季札之聘魯請觀周樂於時夫子未刪詩也自雅頌之外其十五國風盡歌之今三百篇及魯人所存無加損也其謂夫子刪詩其可信乎黃淳耀作詩獨直斷之云孔子有正樂之功而無刪詩之事朱氏經義考攻其說而申明之曰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況多至三千樂師矇叟安能遍爲諷誦竊疑當日掌之大師班之侯服者

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又引歐陽之說以爲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爲弟子雅言之也詩云衣錦尙絅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僞脫並爾昔者子夏親受詩於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

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嘗以桑狗之語有害於義而斥之也又以詩之逸一由於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日誦者倘遺亡也一由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世爲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於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由樂師瞭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識論明確趙氏翼陔餘叢考亦主此說以爲古詩本無三千今以國語左傳二書所引之詩校之國語引詩凡三十一條惟衛彪傒引武王飫歌及公子重耳賦河水二條是逸詩而

河水一詩韋昭注又以爲河當作沔即沔彼流水取朝宗於海之義也然則國語所引逸詩僅一條而三十條皆刪存之詩是逸詩僅刪存詩三十之一也左傳引詩共二百十七條其間有邱明自引以證其議論者猶曰邱明在孔子後或據刪定之詩爲本也然邱明所述仍有逸詩則非盡守刪後之本也至如列國公卿所引及宴享所賦皆在孔子未刪以前也今乃考左邱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所引者共四十八條而逸詩不過三條其餘列

國公卿自引詩共一百一條而逸詩不過五條又列國宴享歌詩贈答七十條而逸詩不過五條是逸詩僅刪存二十之一也若使古詩有三千餘則所引逸詩宜多刪存之詩十倍豈有古詩則十倍於刪存詩而所引逸詩反不及刪存詩二三十分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詩三千之說不足憑矣朝案墨子書稱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墨子在史遷前所引周制當得其實蓋古詩合誦歌舞三者共九百篇夫子所定三百五篇只是誦詩他不

見三百篇者或在歌詩舞詩中夫子正樂亦必有所從事後樂亡而詩亦逸耳

關雎正義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蹇而意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祈父肇禋之類也三字者綏萬邦屢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于道謀尙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

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摯虞流別論云詩有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編撿諸本皆云洞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爲二句也顏延之云詩體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治之言未可據也顧炎武日知錄則謂緇衣章敝字爲句還字爲句則詩有一言者矣又引禦亭者杤柰之駁六㬎以此取例洞酌詩之九言未始不可用也

春秋演孔圖詩含五際六情漢書郎顗傳四始之缺

五際之厄詩緯推度災云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之際爲革命氾歷樞云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又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說四始與毛詩異其說五際六情皆本齊詩案漢書翼奉傳詩有五際孟康注引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

戌亥也陰陽際會之歲於此則變改之政也翼又引師說六情云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翼受齊詩於后蒼此引師說后氏傳伏文謚康注引詩內傳亦齊傳也

戴埴鼠璞論變風變雅云予謂求詩於詩不如求詩

於樂夫子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及言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樂正詩則風雅與頌以聲而別古者詩存於樂延陵季子觀周樂於魯使工爲之歌乃於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常禮記言鄭宋衞齊之音與聲淫及商知非武音歌頌大小雅以爲聲歌各有所宜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周禮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晉得楚之囚問其族曰伶人也與琴操南音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有娀之北音塗山之南音夏之東

商周之與音專以音樂爲主聲相形故生變五音樂之正也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樂之變也後之言樂有三宮二十一變樂有正聲必有變聲夫子正詩於樂豈獨風雅有正聲而無變聲哉故國風十五國之土歌歌之正爲正風歌之變爲變風採詩者以聲別之列國非無正音但散而不傳耳豳風邶風詩之變音周南召南詩之正音其雅樂之正變也亦然瞽而工歌既別其聲之正變復析爲小雅大雅亦不過雅音之大者爲大樂章大燕

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為小樂章小燕享用之春秋穆子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歌文王俱不拜歌鹿鳴而後拜韓宣子以問其次拜其細爲問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皆不敢當鹿鳴所以嘉寡君敢不拜嘉是兒雅音小大即樂章之小大也人不以言求詩而以樂求詩始知風雅之正變小大與三頌之殊途同歸矣其說甚辯而治於理

刑儒論詩序者多矣惟程大昌詩論辨甚晰馬端臨

文獻通考說最公略錄於左程之言曰謂詩序爲子夏者毛公鄭元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愈是也范蔚宗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而鄭元作毛詩箋也其敘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爲宏所作何疑哉然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謂之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

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元之釋南陔曰子夏序
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
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元
謂序出子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嘗
合編至毛公分冠者元之在漢嘗親見也今六序
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爲秦火之後見序而
不見詩者所爲也毛公於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
則其申釋先序時義非宏而孰爲之也以鄭元親
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

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白黑分奚焉之言曰詩

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

疑之至文公之解經則依古今文析而二之而備

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

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

之序可廢而十五國之風不可廢又曰蓋風之爲

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

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

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

有源探索之無外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
以示千載乎又曰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關
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未刪孰有大於
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則指以為男女淫泆奔
誘而自作詩以敘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
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
則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如靜
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兮風雨子衿揚之水

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撿之人發而為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煩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删何等篇也又曰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晉武子不答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

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

程子曰詩大序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蓋夫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入室而不由戶也此語爲鄭樵王質一輩人痛下鍼砭

荀子大略篇國風之好色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案此是聖門傳受之初義也

詩序風風也劉瓛序義動物曰風託音曰諷崔靈恩集注用風感物則謂之諷用瓛之序義夫風雅者體同而由我化物則謂之風物由我正則謂之雅考之禮教其歸不殊也劉南齊時人崔梁時人周劉宋時人此皆六朝說義今已散亡劉崔說見釋文周說見北堂書鈔

程大昌詩論謂有南而無風毛奇齡國風省篇駁之以爲不然樂記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表記引國風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又引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此不稱國風而何

春秋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杜預注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也美哉言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大平正義其名之曰南其義未聞也胡承珙氏

春秋音初篇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

省南土塗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詩序南言化自北而南也盡文王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二公政教自岐而行於南國故文王取古南音以名其樂曰南禮記文王世子胥鼓南詩鼓籥篇以雅以南以籥不僭皆謂南籥追從武王定天下采十五國風而周召二國之詩謂之南大武之樂所謂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

召公右亦皆因南籥爲義也鄭注禮胥鼓南及詩以雅以南並謂南夷之樂非也南夷之樂名任明堂位所謂任南蠻之樂也孝經緯鉤命訣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樂元語亦云南夷樂曰南後漢人倘稱候故陳禪傳引詩以雅以南云昧任侏離章懷太子注見齊魯韓詩此鄭之所本抑思大胥鼓於大學之時豈應施以夷樂南與雅對舉下文明曰以籥不僭亦何得訓南夷之樂乎文酈道元水經注引

韓詩敘周南召南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考逸周書史記解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亡或南郡南陽之間爲南氏二臣所分之故地因斯致誤歟王質詩總聞周召官也自二公爲之後世相承不改此詩當是此地所採南樂歌名南大夏出取純嫓黃氏日抄雪山以樂言而晦庵言其所以被樂者范處義詩補傳二南諸篇皆本其所得之地而錄之彼區區欲分周南召南以爲聖賢淺深者未爲通

論也

洪邁容齋隨筆毛詩序言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言王化自北而南也據文義周公召公字皆合爲南則與上下文相應諸儒謬耳王者之風恐不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於召公亦無涉也陳霆兩山墨譚引此以爲周自文王之世周公職內而主宗司之任故詩之得於朝廷畿內如關雎麟趾之類則繫之

周公而爲周南以爲王者之風𦂳周公而南也召公職外而主宣伯之任故詩之得於南國如鵲巢騶虞之類則繫之召公而爲召南以爲諸侯之化𦂳召公而南也其說明辨以晳翰棻若如容齋之說王者之風不當繫之周先王之教與召公無涉何以名周南召南乎蓋由泥看王者及先王字不知明德親民至善之學皆王道也故夫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正義引王肅云自關雎至芣苢后妃房中之樂陳暘

樂書引王肅云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鐘磬之節又引侯苞云房中之樂有鐘磬隋書音樂志牛宏又修皇后房中之樂據毛萇侯苞孫毓故事皆有鐘磬而王肅乃云不可案王肅注毛詩侯苞著韓詩翼要侯學韓詩而與毛詩同肅述毛而與毛違似非也

王應麟詩考引晁氏云關雎葛覃卷耳齊魯韓三家並以爲康王時詩李樗黃櫄毛詩集解引齊詩以關雎周衰所作鄭樵六經奥論引齊詩以關雎爲

康王政衰之詩考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事見魯詩袁宏後漢紀楊賜上書曰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後漢書楊賜傳康王一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注此事見魯詩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劉向列女傳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預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

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史遷從孔安國問安國爲申公弟子則史記所引魯詩說也魯詩出浮邱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乃交之孫其說亦魯詩也後漢書孝明帝紀注馮衍傳注並引薛君韓詩章句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隱蔽無人之處故人主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晏處體安志明今人君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也後漢書皇后紀序康王晚朝關雎

作諷王充論衡亦云今問詩家曰關雎詩何時作
也彼將曰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
作是詩也徐堅初學記歐陽詢藝文類聚並引張
超誚青衣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
古道感彼關雎不雙侶願得周公妃以窈窕防微
諷漸譎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復指實關雎
爲畢公所作皆本三家與毛鄭說詩不合羅泌路
史又云康王一晏朝而暴公作關雎之詩以風暴
公嘗是畢公之訛薛季宣反古詩說關雎作刺之

說是賦其詩者

三家說關雎義異而析論能見其大韓詩外傳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于其勉強之思既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始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匡衡傳齊詩爲后者弟子逖吾本傳載衡上疏稱師說曰匹妃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宴私之意不形

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
之首王教之端也卓識閎議非後儒所可及
邱光庭兼明書顏氏匡謬云雎鳩白鷢明曰按左傳
云雎鳩司馬也爾雅云雎鳩王雎郭璞曰今江東
呼爲白鷢毛萇云雎鳩摯而有別然則雎鳩之爲
鶚不可易也爾雅又曰楊鳥白鷢是白鷢一名楊
鳥則雎鳩非白鷢明矣案顏師古匡謬正俗卷八
載蔡南問詩關雎尸鳩於今何鳥董勛答曰舊說
云關雎白鷢尸鳩鳲[illegible]未之審按關關和聲雎鳩

王雎序總撮句內二字以爲篇名耳不得即呼雎鳩爲關雎譬猶交交桑扈豈可便謂桑扈爲交桑乎于嗟乎騶虞豈可謂于騶耶問者混糅答又不析俱失之矣此顏氏原文蓋因董勛問禮俗有桑南問關雎一條斥其含混耳顏止以王雎言雎鳩自應仍是董勛之答引稱舊說邱書自詳洽而直斥顏氏亦失之矣

窈窕淑女毛傳窈窕幽閒也文選顏延年秋胡詩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窈窕貞專貌陸德明釋

文引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與正義引揚雄同蓋王肅本之子雲也說義兼該內外未知正義何故不取也

禮記緇衣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惡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正義此則斷章云君子之人以好人爲匹也諭案敎倫只是一好字齊家只是一宜字

王應麟困學紀聞載鶴山吳氏論詩曰興之體足以

感發人之善心毛詩自關雎而下總一百十六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曰興也而比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吳氏依其名字作本義補遺見朱志翰紫論語與於詩又曰詩可以興毛氏準此義也

顏氏家訓書證篇詩云參差荇菜爾雅云荇菨余也字或爲莕先儒解釋皆云水草圓葉細莖也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花似蓴江南俗亦呼爲猪蓴或呼爲荇菜劉芳具有注釋而河北人多不識

之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荇菜呼人莧爲人荇亦可笑之甚

輾轉反側釋文輾本亦作展案楚辭九歎王逸章句引詩展轉反側後漢書光武帝紀章懷太子注文選潘安仁秋興賦李善注引詩並同許愼說文無輾字則作展者爲正

毛傳芼擇也爾雅芼搴也郭璞注謂拔取菜呂東萊讀詩記引董氏云芼熟薦之也說各不同而貫一義擇搴皆擬薦用耳臧氏庸毛鄭詩考正謂芼猶

醢凡四物肉謂之醓菜謂之菹肉謂之醢菜謂之菹菹醢作為之是為豆實菹則齊菹之菹之言用為鉏菹孔沖遠淺疏以周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特菜而謂詩咏時事用殷禮山菹字失其義故不知詩中已明言菹非為菹也

文選潘安仁藉田賦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萋萋盛也當是說維葉萋萋義與毛傳茂盛貌訓解不殊

黃鳥于飛毛傳黃鳥搏黍也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

魚疏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鸎段氏玉裁詩經小學廣韻鶯鳥羽文也鸎鶯鸎二字有別爾雅疏即取此字正作鸎桑黃鳥于飛與凱風之睍睆黃鳥皆黃鸎也秦風交交黃鳥正義黃鳥小鳥與小雅黃鳥黃鳥無集于楚皆指黃雀言也

顏氏家訓書證篇詩云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傳云灌木叢木也此乃爾雅之文故李巡注曰木叢生曰灌爾雅末章又云木族生爲灌族亦叢聚也所以

江南詩古本皆爲藂聚之藂而古藂字似㝡字近
世儒生因改爲㝡解云木之㝡高長者案衆家爾
雅及解詩無言此者唯周續之毛詩注音徂會反
劉昌宗詩注音爲在公反又祖會反皆爲穿鑿失
爾雅訓也

是刈是濩釋文韓詩云刈取也濩瀹也音羊灼反案
韓詩唐代猶存故陸氏引用爲多唐石經作鑊依
爾雅釋訓以改毛本正義引釋訓作濩又順毛以
改爾雅也

禮記緇衣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鄭注射厭也言已願采葛以為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無厭言不虛也正義詩之本意言后妃習絺綌之事而無厭倦之心此則斷章云采葛為君子之衣君子得而服之無厭倦也翰案詩詠服之言君子服此絺綌禮之引詩抑是詩之本意

白虎通嫁娶篇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

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昏禮經曰告于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妻士之妻老而無子者而明於婦道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案此所引皆用之逸禮

卷耳序后妃之德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憂勤也左傳襄十五年引詩曰嗟我懷

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衞大夫各居其列謂周行也彼非朝廷亦言周行者傳證楚能官人引詩斷章而要以周行爲周之列位毛傳正與左氏傳合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毛傳頃筐畚屬是以二字連屬爲器名釋文引韓詩云頃筐欹筐也頃作傾字義解荀子解蔽篇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情之至也不貳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不可以貳周行楊倞亟取此說案荀卿以詩授

大毛公此毛詩之師宗也又淮南子俶眞訓引詩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四句云以言慕遠世也頃作傾與毛詩異

我姑酌彼金罍釋文引說文作夃段氏玉裁詩經小學說文夃从ㄋ从夕隸作乃許以毛詩姑字古文假借作夃詩之義不以秦以市買多得爲夃也說假借義甚的

正義引異義說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又引異義說觥韓詩

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韓詩廣川詩故引韓詩四升曰斝與角文小異

蔡邕述行賦僕夫疲而劬瘁兮我馬虺頹而元黃皆用卷耳詩中字義虺頹與毛詩虺隤不同蔡邕石

紹用舊詩此當是舊詩經字文選陸士衡歎逝賦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隤猶遺也詩中唯此隤字訓遺與毛傳虺隤病也本爾雅者不協

爾雅釋山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卷耳毛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石山戴土曰砠與爾雅正相反正義以爲傳寫誤也

陟彼砠矣釋文出𥑮字云本亦作砠張參五經文字亦云𥑮砠見詩風今注疏本作砠以陸張所見考之則毛本舊作𥑮也

南有樛木釋文馬融韓詩並作朻案爾雅釋木下句
曰朻釋文朻本又作樛則樛朻二字古通用也
楚辭九歎王逸章句引詩葛藟虆之云藟巨荒也虆
緣也與釋文虆之本又作蔂合呂氏春秋季春紀
乃合纍牛騰馬高誘注纍讀如葛虆之虆而淮南
子時則訓合㹎牛注云讀如葛藟之藟一手之注
不應歧異如此蓋呂覽注當是讀如葛藟纍之之
纍脫誤一字非所引經本異也說文解字艸部蘽
艸旋皃引詩葛藟蘽之與今詩異

樛木樂只君子猶樂是君子歐陽修詩本義后妃不
嫉妒下意以和衆妾衆妾得附之並進見君子云
樂只君子者衆妾樂君子之辭也蘇轍詩傳呂祖
謙家塾讀詩記嚴粲詩緝皆宗其說以君子指文
王
毛詩題綱螽斯一名蚣蝑一名舂黍似蝗而小青色
長股而鳴喻后妃之性不妒忌子孫衆多案毛詩
題綱不知作於何人見太平御覽所引
韓詩外傳卷九一引孟母斷機事一引田子爲相三

年得金百鎰奉母母責以不孝事並引詩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似韓詩說螽斯之詩主內治教子孫而言不止美不妒忌也

嫁娶之候鄭王互異又有馬昭張融孔晁諸人之論雖唯束皙論斷最晰事見聖證論論已散亡周禮地官媒氏疏及杜佑通典嘉禮並引之較正義所引較詳今較錄之鄭元議嫁娶必以仲春之月王肅以爲秋冬嫁娶之時也仲春期盡之時矣孫卿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孔子家語云羣生閉藏於

陰而生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天數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殺於此焉又云冬合男女春班爵位皆謂順也馬昭非議曰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服虔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月令仲春元鳥至之日祀於高禖元鳥孚乳之月以爲嫁娶之候孔晁答曰周官云凡娶判入子皆書之此謂霜降之後冰泮之時正以禮婚者也又言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此婚期盡不待備禮元鳥至祀高媒求男之象非嫁娶之候昭又

雜曰詩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嘒彼小星三五在東綢繆束芻三星在門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凡此皆興於仲春嫁娶之候晁曰有女懷春言女無禮過時故思春日遲遲蠶桑始起女心悲矣嘒彼小星喻妾侍從夫蔽芾其樗行遇惡人熠燿其羽喻嫁娶盛飾皆非仲春嫁娶之候元據期盡之敎以爲正婚則奔者不禁過於是月昭又曰蕭鄭無經引秋以爲期此乃淫奔之時矣張融曰易泰卦六五以祉

元吉舊說六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生育嫁娶大吉也春秋留迎夫人四時通用家語限以冬不符春秋非孔子言也三代嫁娶以仲春爲期鹽之言且婚姻而合德天地配合陰陽會通之數合於春女與公子同歸之志符於南山採薇之歌協於我行蔽芾之歎同於行露厭浥之節驗於夏小正殺多士女之制不殊咸泰之卦暢於禮仲春之令矣東晳五經通論春秋二百四十年齊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

悉不以得時失時爲褒貶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秋舉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故春狩於郎書時禮也夏城中邱書不時也此人間小事猶書得時失時況婚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不識得時失時不善者那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於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於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於紀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傳

不識何哉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時候也又按桃夭篇序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謂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蕡其實之子于歸此豈在仲春之月乎又摽梅三章注曰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喓喓未秋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然詠各異矣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一切相配合之時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

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若萬姓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卻何復日月以告君乎夫冠婚笄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爲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而後設不以日月爲斷何獨嫁娶當繫於時月乎王肅云婚姻始於季秋止於仲春不言春不可以嫁也而馬昭多引春秋之證以爲反詩於難錯矣兩家俱失義皆不通通年聽婚蓋古正禮也案隋唐志皆無束晳五經通論之目此篇曰聖證論而作或附聖證後故通

典比次而引之也

金履祥引𣆀子云文王舉閎天太顛於罝網之中西土服肅肅敬也赳赳釣也罝兔而有肅敬之容約束之度此閎天太顛之所以賢而文王取之也楊守陳鋭齋詩私鈔亦用其說咸雄經子要言取之以爲此說有據

左傳成十二年郤至曰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

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杜預注略取也言世亂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己志使侵害鄰國爲搏噬之用無已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世治則武夫能合德諸侯外爲扞城內制其腹心郤至之意蓋謂治世之公侯腹

心原賁武夫以扞城其民與亂世之略武夫以從
己欲者不同也征南最得其解
公侯干城鄭箋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呂氏春秋報
更篇引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高誘注言其賢
可爲公侯扞難其城藩也與鄭不同
文選鮑明遠蕪城賦注引韓詩曰肅肅兔罝施于中
馗薛君曰中馗馗中九交之道也仇悲切與毛詩
中逵字異義同或古今字也
劉向列女傳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

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捋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日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向說蓋本魯詩文選劉孝標辨命論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李善注引韓詩曰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詩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薛君曰芣苢

澤瀉也芣苢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是韓詩說此詩同爲傷夫有惡疾而作劉論以伯牛有惡疾而謂歌其芣苢未知別有所據否又釋文引韓詩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苢案爾雅釋草芣苢馬舄馬舄車前毛傳用之說文亦云一名馬舄名醫別錄車前子一名芣苢一名蝦蟇衣一名牛遺一名勝舄作澤瀉者或涿馬舄

壹婦媛僑補校

勝舄而游談乎又正義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
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
四夷遠國各賫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
所得采是芣苢爲馬舄之草非西戎之木也
文選曹子建七啓李善注引韓詩序云漢廣悅人也
又引薛君曰游女謂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
而得之郭景純江賦注引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遵
彼漢皐臺下遇二女與言曰請子之珮二女與交
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卽亡之迴顧

二女亦卽亡矣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引韓詩曰漢女所弄珠如荆雞卵說文解字鬼部魃字下引韓詩鄭交甫逢二女魃服徐堅初學記卷七引韓詩鄭交甫過漢皐遇二女妖服珮兩珠此皆一節文引者意爲節刪其說荒怪難信然高唐洛神諸賦實源於此又韓詩外傳引詩不可休思息作思文選王仲宣登樓賦注引韓詩江之漾矣薛君曰漾長也經文永字可取者焉

朱善詩解頤采芑曰蠢爾蠻荆閟宮曰荆舒是懲叚

武曰脩伐荊楚即春秋書人意疑楚之有詩夫子刪之然季札觀樂時已無楚風是非夫子黜之也或封在江漢汝沱間二南數篇其楚詩乎聖人歸之周召意深遠矣困學紀聞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爲楚詞屈原爲之倡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翰案芣苢蔡詩行露申詩皆南國沐王化者同附二南似又不止楚詩也

遵彼汝墳毛傳墳大防也用爾雅釋邱之文案釋水

汝爲濆郭璞注詩曰遵彼汝濆則三家詩有作濆者故郭引之與毛異也

惄如調飢釋文出惄字云本又作惄案蔡邕書熹平石經凡叔字皆作愵注疏本作惄今字也又云惄乃歷反韓詩作溺音同調張留反又作輖音同蜀石經本正作輖飢毛傳調朝也鄭箋如朝飢之思食李黃集解引王肅云飢而又飢飢之甚也則調作重字訓矣

後漢書周磐傳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

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章懷太子注引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薛君章句曰赬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爲此祿仕又韓詩外傳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必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亦是說爲親從仕義又列女傳引詩殷作毀以爲周南大夫之妻作傳云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爲之者爲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皇不離於罻羅麒麟不入於陷穽蛟龍不及於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

於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
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赬尾
云云案鄭箋避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
當念之以免於害義亦與韓詩爲近
說文解字赤部䞓赤色引詩魴魚䞓尾䞓或从貞作
赬二字通也又火部㷄火也从火尾聲引詩曰王
室如燬釋文燬字書作㷄又引或曰楚人名曰燥
齊人曰燬吳人曰㷄此方俗譌也廣韻齊人曰㷄
與此異

麟之趾釋文作麟之止云本亦作趾今注疏本作趾
案鄭注儀禮云今文止作趾是止為古文也說文
無趾字

維鵲有巢鄭箋鵲之有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顏師
古匡謬正俗引箋作加功云此言始起冬至加功
力作巢蓋直語耳而劉昌宗周續等音加以架若
以構架為義則不應為架功也案今注疏本作架
功後人因劉周音而改

百兩御之釋文本亦作迓又作訝同案暫收皆正義

引作百兩迓之徐邈音迓並非毛本字
維鳩方之毛傳方有也臧氏考正詩中方房通用小
雅既方既皁大雅實方實苞云方房也謂孚甲始
生而未合時也是方有房意漢書地理志山陽郡
方與晉灼云音房豫是方有房意方之猶居之也
左傳昭元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
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案
穆叔以鳩之居鵲巢喻趙孟之治晉國故趙孟辭
不敢當穆叔又賦采蘩亦取詩有公侯之宮公侯

之事也詩無有猶義是穆叔借文爲喩與襄二十八年穆叔曰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是皆留首令辭會於風雅

曹粹中放齋詩說引濟詩先采蘋而後草蟲王應麟詩考引之案正義亦云采蘋舊在草蟲之前證以儀禮合樂三終詩次或爲後儒所紊也

憂心忡忡楚辭九歎王逸章句引詩作憂心惙惙云

憂心惙惙與毛傳字異義同

孔子家語五儀解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

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說苑君道篇亦引此詩覯作遘又列女傳引詩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亦與此義略同

毛傳蘋大蓱也藻聚藻也鄭箋蘋之為言賓也藻之為言澡也釋文引韓詩沈者曰蘋浮者曰薸案蘋御覽蘋何得言沈藻生水底何得言浮王應麟詩考引作浮者曰蘋音瓢乃知皆謂蘋也今本釋文

字說附

林若撫詩談召南采蘋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朱注以湘訓烹非也湘字从水當是滌濯也韓棨漢書郊祀志注鬺烹飪煮而祀也引韓詩采蘋曰于以鬺之唯錡及釜毛詩湘字與韓詩鬺字同故毛傳訓湘而朱子從之爲義甚古何得率臆妄改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毛傳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鄭箋云設奠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

迎者蓋毋爲之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羹敎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粢盛蓋以黍稷毛傳於此實誤鄭氏深於禮駁斥極當王肅以爲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爲菹設之於奥奥即牖下又解毛傳禮之宗室謂敎之以禮於宗室本之季女取微主也其毛傳所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亦謂敎成之祭非經文之蘋藻也自云述毛然非傳旨孫毓以王爲長偏蔽之見也

史記燕世家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說苑貴德篇引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伯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民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云云又引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此皆本齊詩之

說而韓詩外傳謂召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召伯恐勞民乃廬於樹下其役在位者不恤百姓耕桑失時詩人追思召伯休息之樹而歌思之則又似黍離之感宜入變風矣元[illegible]伯嘗退甘棠於王風見許謙二南相配圖其意蓋本於此

正義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是姬姓名奭也皇甫謐以爲文王庶子未知何所據也案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詩文武受命召公維翰云召公文王子也此卽元晏之所據宋錫鬯報徐處士書辨駁

甚詳引遜齋詩補傳云尉改爲燕猶唐之爲晉荆之爲楚又陸德明云黃帝姬姓君奭其後斷爲武王所封黃帝之後於薊者即召公也陳起就正編引朱說以爲召公於周爲同姓則稱分子支族者皆可通矣

釋文勿翦韓詩作剗初簡反與毛異又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引詩曰蔽芾甘棠勿鬋勿伐召伯所茇鬋又作鬋亦三家經異文也

孔子家語廟制篇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

憩周人之於邵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之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引詩召作邵是古今字伐與憩上下章互異似傳寫誤也

施士丐說甘棠之詩勿翦勿拜言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見王讜唐語林東萊讀詩記取其說

列女傳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人言以為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以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

娶者所以進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也夫家禮輕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婦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亦本魯詩說又韓詩外傳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

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乎

韓義亦與魯相近

後漢書王渙傳注引韓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紽薛君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紽數名也詩人賢士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

臧庸拜經日記爾雅委委美也釋文委先儒並作禕於宜反舍人曰禕禕者心之美也詩曰禕禕它它案說文引爾雅云禰禰禶禶禕即禰字之省爾雅

出於漢世今文之學也三家詩必作褘字孫彰等據毛詩改文又隸釋八載衛尉衡方碑云褘隋在公此即用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之文而委字作褘與君子偕老篇正合余時以爾雅所載皆爲詩於此尤信韓詩羔羊作逶迤有碑文可證洪适以褘隋爲韓詩予向辨其非雖知三家而不能定其爲魯也今以爾雅君子偕老篇證之信爲魯詩矣瀚案臧氏考褘字甚洽而略劫附字證毛與韓詩甚核而遺却齊詩愚以爲毛詩委蛇或作委它

韓詩作逶迤說文引爾雅禰禰禕禕禰省作禕是傳詩則作禕隋禕同而禕隋異者恐是齊詩也

退食自公毛傳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鄭箋退食謂減膳食正義傳以君退者自朝之辭故知公謂公門少儀云朝廷曰退是也又云減膳食大夫常膳日特豚朔月少牢今為節儉減之也王肅云自減膳食聖人有逼下之讓孫毓云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所以得減膳食者以序云節儉明其減於常禮案毛鄭說退食不同毛義為當

朱晉詩解頌二南言振振者凡三螽斯以衆盛言麟趾以仁厚言殷靁以信厚言案毛傳惟螽斯訓仁厚其二皆訓信厚

戴溪續呂氏家塾讀詩紀摽有梅父母之心也求我庶士乃擇壻之詞臧雄經子要言稱詩之恭謹

御纂詩義折中以求賢解尤能抉經之蘊

釋文摽有梅韓詩作楳迨其謂云願也案孟子梁惠王上篇塗有餓莩趙岐注引詩莩有梅莩零落也孫奭音義引丁公著云韓詩也此可補釋文之遺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毛傳三心五噣四時更見鄭箋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案夏小正三月參則伏參辰不相比三月之昏心出於東參沒於西矣正月鞠則見鞠即噣柳星也正月昏見七月晨見與下參昴皆以列宿著明者言之也

集韻平聲下五爻謨交切昴星西方宿也引詩維參與昴徐邈讀古作昴昴讀茅音則裯讀韜猶讀繇以韻相叶

抱衾與裯毛傳裯被襌也鄭箋裯牀帳也鄭志張逸

問此總不知何以易傳又誤袠抱帳進御於君有
常裳何其碎答曰今人名帳爲裯雖古無名被爲
裯諸袠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
案爾雅釋訓幬謂之帳臧鏞拜經日記引之謂此
釋小星之抱衾與裯也又考定爾雅是魯詩之學
謂魯詩裯作幬箋以裯爲帳亦本魯訓翰案文選
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慇懃
李善注引毛詩抱衾與裯云幬與裯古字同此亦
一證也

王賓詩總聞小星三章謂婦人送君子以夜而行事急則人勞不得不歸之於命抱衾與裯聞命即發不及治裝也周櫟園書影取之以爲此說尤切昔征之旨翰案韓詩外傳引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引詩夙夜在公實命不同畢山說殆出於此釋文寔韓詩作實實有也外傳引詩正合

說文解字汜水別復入水也一曰汜窮瀆也引詩江有汜又涖水也引詩江有涖案作涖者三家異文

江有渚釋文引韓詩云一溢一否曰渚箋文選張平子西京賦薛綜注薛君韓詩章句作水溢而爲渚小異說與決而復入之汜別出之沱爲類頗得託興之義

其嘯也歌鄭箋嘯蹙口而出聲也說文解字嘯吹也周成雜字解詁嘯吹聲也魏晉人始以嘯與歌吹並詳音樂孫登阮籍皆以善嘯傳成公子安作嘯賦桓元與袁宜都書論嘯袁山松有答書並說吐辭遣意之與唐大理評事孫廣作嘯旨十五章有

深溪虎高柳蟬空林鬼巫峽猿下鴻鵠古木鳶等目遂託太上道君授西王母不盡可信而發端言嘯者其氣激於喉中而濁謂之言激於舌端而清謂之嘯則固與蹙口出聲之義相發明矣

野有死麕序謂惡無禮也夫野人被化能惡無禮鄉田守望井田之良法存焉左傳昭元年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漢樂府雞鳴犬吠兄嫂當知之皆深得詩人之旨乃王柏作二南相配圖退何彼穠矣甘棠於

王風而例去野有死麕抑何師心之甚也
野有死麕釋文作麏云本亦作麕案左傳引詩作麏
與釋文所據毛詩同今注疏本作麕非毛之舊矣
又白茅包之釋文出苞字則毛詩舊本亦作苞也
何彼襛矣釋文襛如容反戎戎也韓詩作茙茙音戎
說文云衣厚貌案今俗本譌作襛非
何彼襛矣唐車服不繫其夫釋文車音居他皆放此
引釋名云古者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音
尺奢反云舍也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後漢以來

始有車音翰矣詩本音灼灼其華音敷者詩如唐棣之華顏如舜華維常之華並叶車音華並作花字讀矣

儀禮士昏禮賈疏何彼襛矣篇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以爲鄭箴膏肓言之又謂詩注王姬嫁時自乘其車箴膏肓云云不同者彼取三家詩故與毛詩異也

案三家舊說甚奇鑿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毛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

齊侯之子鄭箋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正義鄭志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答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焉又大誥注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故君奭云割申勸寧王之德是文王也又洛誥云伻來毖殷乃命寧即云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以命寧兼文武矣故注云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武王亦受命故亦稱寧王理亦得稱平王但

無文耳劉瑾詩傳通釋二南乃周公制作時所定
則有武王以後之詩固無可疑其稱文王爲平王
猶棫樸之稱爲辟王有聲之稱爲王后江漢之稱
爲文人初不拘於論也又如商頌稱湯爲武王稱
契爲元王文王有聲稱武王爲皇王韓奕稱厲王
爲汾王詩人之詞類如此翰案武王妃邑姜太公
之女則此之齊侯呂伋也世本太公望生丁公伋
伋生乙公得齊侯之子當是乙公得齊與王室世
締姻好故入春秋王姬下嫁爲齊襄公夫人非二

年秋齊王姬卒是也又莊十一年王女共姬爲齊
桓夫人不得執彼以疑此
周禮春官鍾師王奏騶虞鄭注騶虞聖獸賈公彥疏
引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
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
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
俱稱嗟歎之辭皆獸名謹案古山海經鄒書云騶
虞獸說與毛詩同詩正義引張逸問騶虞傳曰白
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白虎黑文周史

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豝言多賢也案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左太中魏都賦劉淵林注並引魯詩傳古者梁鄒梁鄒者天子獵之田曲也賈誼新書禮篇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虞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坐與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是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故之也其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矣賈在漢文帝時惟魯詩先出此用魯說也又蔡邕琴操騶虞邵國

之女所作也古者聖王在上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衰微禮義廢弛強凌弱衆暴寡萬民騷動百姓愁苦男怨於外女傷於內內外無主內迫性情外逼禮義欲傷所謗而不逢時於是援琴而歌蔡邕石經用魯詩此亦魯詩說也琴操述作詩之由頗皆敘其事與毛詩異毛訓騶虞爲義獸雖原於周書王會解之般吾白虎而太公六韜尚書大傳淮南子皆曰文王拘羑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顏師古注司馬相

如傳般般之獸亦指騶虞他見經疏羣書者甚夥
巽子截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路史引劉芳
義疏騶虞作騶吳史記東方朔傳又謂騶牙以爲
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
無牙故謂之騶牙其說形狀雖異要是以獸爲說
也歐陽修詩本義據賈誼新書及禮記射義天子
以騶虞爲備樂官備也以騶虞爲虞官謂獵以虞
爲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朱子說從毛
鄭而別錄歐陽氏之論附於序後嚴粲詩緝乃取

月令七騶咸駕及孟子虞人之說以爲騶御與虞
人而謂詩騶虞非騶虞之名騶虞非獸也說皆可取
王質詩總聞讀吁嗟乎句騶虞句劉家龍讀詩疑用
其說云于嗟麟兮嗟與兮叶于嗟乎不承權輿乎
與與叶于嗟乎騶虞乎與虞叶非兩句即一句兩
韻也案皮日休雜體詩序詩云蝃蝀在東蝃蝀在
梁此雙聲之始也此亦其例又史記田世家祝詞
甌窶滿篝汙邪滿車吳越春秋竹彈歌斷竹續竹
飛土逐肉皆用此體不但歌詞有之老子道德經

平湖顧修補校

法本章琭琭如玉珞珞如石立戒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亦一句中叶兩韻

周南召南識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故不得其次序正義言此者以射用四篇而三篇皆在召南則貍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云諸侯所以去之大射注云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又云射

箋注云貍首逸詩下曾孫侯氏是也困學紀聞艾軒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貍首騶虞之雅頌猶魯頌也黃氏曰抄貍首逸詩云曾孫侯氏者也清江劉氏謂原壤所歌貍首之斑然者是其章首或曰篆文貍似鵲巢似首即鵲巢也不知是否按困學紀聞又引大戴禮投壺之歌鹿鳴貍首鵲巢此有貍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

許慎說文解字引詩最多其引何在二南者如州水中可居曰州周遶其旁从重川昔堯遭洪水民水

笠鄉編修補校

中高土故曰九州引詩在河之州槮木長也引詩槮差荇菜媄巧也一曰女子笑皃引詩桃之媄媄又枖木少盛皃引詩桃之枖枖薻水艸也引詩于以采蘋废舍也引詩邵伯所废歗吟也引詩其歗也謌許氏說文序稱詩用毛氏而往往與毛殊異蓋參用三家經字也